

香港教师价值观教育能力建构：挑战与机制创新

◎吴善挥 郭明雪

摘 要	价值观教育是学校教育极为重要的一环，其目标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促使其能以正确态度运用知识，为社会做出贡献。然而，在教育现场里，学校在培养教师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在课程架构、教师认知、校本文化、研修模式、教育生态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学校可透过统整价值观教育课程目标、推动教师协作文化、培养教师应有认知、提供行政便利、建构教研及实践文化等创新机制，提升香港教师价值观教育能力。
关 键 词	香港；价值观教育；教师培训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5)05-0028-05

当前，全球各地都非常重视品德教育，这是因为只有学生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以德领才，贡献社会，让社会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教育局于2021年颁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并随后订立出十二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及态度，包括坚毅、尊重他人、责任感、国民身份认同、承担精神、诚信、仁爱、守法、同理心、勤劳、团结、孝亲。希望透过更新课程指引内容，让学校能按照世界、国家及香港当前最新的发展需要，建构校本价值观教育（即品德情意教育）课程，以培育出贡献国家、爱护香港、积极进取、具良好操守的大好青年。^[1]由此可见，香港教师需深思如何设计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课程，以启发学生反思不同的价值观念，让他们真正做到知善、择善及行善。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要教师顺利实施新的价值观教育课程，学校必须先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让他们都能掌握新课程纲要的精神并建构专业知能，以提升课程实施的真实成效。然而，在培养香港教师实施价值观教育方面，学校遇到不同方面的困难，致使教师未能设计适切不同背景、能力、需要的学生之价值观教育课程。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价值观教育之重要性和培养香港教师实施价值观教育的困难，提出可行路径，望能作为各位教育同仁之参考。

一、价值观教育之意涵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制定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指出，价值观教育是学生建构正确且

吴善挥，香港明爱元朗陈震夏中学德育及公民教育组主任，第一期香港领航教师及校长培训计划学员；香港，999000。
郭明雪，湖北省鄂州高中副校长，正高级教师，第一期香港领航教师及校长培训计划导师；湖北鄂州，436000。

健康人生价值观的渠道，能协助学生葆有正向健康的价值思想，进而认知、理解、辨析、判断不同情境下的道德议题，最后做出符合道德及负责任之决定行为。学校必须创设良好的道德氛围及树立学习榜样，以为价值观教育的成功实施建构厚实基础。^[2]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学校可采用独立设科或融入各学科教学之模式，引导学生掌握不同价值观的意涵。^[3]在实施校本价值观教育时，学校可先成立研究团队，之后确立课程架构，并按照课程目标设计课堂活动及自编教材。最重要的是，在落实相关工作时，学校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使他们能掌握推动价值观教育之方法。^[4]在教学时，教师应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澄清及反思道德概念，进而建构符合道德规范的个人观点，以使他们能内化相关品德价值。^[5]可见，价值观教育旨在透过生活化的教学引导学生建构正确道德观念及道德实践能力，而其成功的基石则在于师资培训。

二、香港教师价值观教育之困境与挑战

（一）课程架构欠缺价值统整

学校欠缺价值观教育统整目标。在规划课程时，不少学校的课程定位不明确，致使学校课程的实施效能低下。^[6]在执行新价值观教育课程大纲时，不少学校都会将之照单全收，按照指示把十二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及态度融入校内各项活动及学习之中，然而，不同学校学生之背景、特质及需要并不相同，再加上学校情况及资源并不一样，若不经规划或选定符合校情需要的价值观及态度作为年度德育主题，并以之为价值观教育课程之主轴，学校所实施的价值观教育将会变得走马看花，学生亦难以从中有深入反思。而最重要的是，在没有统整的德育主题下，学校各学科领导人便会各自发挥，结果使得相关价值观教育失却焦点。由此可见，在欠缺统整的明确教育目标下，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内容及架构便会变得松散，最终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品德情意。

（二）校本协作文化薄弱

校本协作文化薄弱，使价值观教育成效有限。只有创设支持性的教学环境，让教师之间互相协

作，学校整体教学成效才会得到提升。^[7]当前，学校较少创设机会，如提供资源、空间、时间等，让教师就共同关心的价值观教育议题互相合作并进行教育创新。另外，不少老师对协作存有误解，认为协作不但造成额外的工作负担，还会加剧工作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自然未能建立协作文化，难以促成各科教师在价值观教育上的合作，以取得创新且有效的成果。由是观之，欠缺教师协作，价值观教育难以做到“全校参与”，全校的德育氛围自然难以形成。

（三）教师使命及思维认知薄弱

教师施行价值观教育之使命薄弱，致使价值观教育不受重视。当前，社会应试文化盛行，家长普遍关注学校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升学，为此，各级学校的教学都以应试为主导，以提升学生的升学比率。^[8]另外，部分学校更会奖励及嘉许教学表现优秀的教师。以上情况都促使不少教师聚焦如何优化教学设计以提升学生的公开考试表现，而忽略教师的重要使命——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缺乏实施价值观教育的使命，教师自然不愿投入更多努力以设计有效且创新的德育课程。

教师欠缺跨学科思维，使价值观教育缺少系统性。跨学科教学有助教师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概念、原理及策略，使教学设计变得更具社会价值，并有效地分析相关的教学主题，避免学习碎片化。^[9]然而，香港学校课程以分科为本，实行专科专教，不同学科所教授的价值观教育议题及内容难免有所重叠。例如地理科、科学科都会教授土地污染问题，盼望藉此唤起学生的环保意识，可是相关教学内容相互重叠，不但导致课时浪费，也使学生在重复接触相关教学内容时，对相关价值观学习产生烦厌之情，使价值观教育成效大打折扣。另外，在欠缺跨学科协作情况下，各科课时自然有限，教师只能把价值观教育停留在“认知”层次上，未能系统地将之推进至“技能”及“态度”层次，并让学生将所学价值观付诸实践，这显然不符合德育“知行合一”的实施目标。

综上所述，欠缺推动价值观教育使命，教师自然不会视价值观教育为首要工作，再加上教师缺乏

跨学科思维，价值观教育的推动自然未有做到有机结合、自然连结，最终导致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四）研修空间欠缺，研修模式针对性不够

教师欠缺进修空间，难以提升对价值观教育之认知。教师工作负担很大，学校应提供行政便利，如弹性上班时间等，以鼓励他们参与专业发展活动。^[10]香港教师工作繁忙，平日除需负责教学外，还需兼顾不同的行政工作。很多时候，教师还需在假期里带领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或比赛，致使他们欠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参与有关价值观教育的进修活动。另外，纵使他们主动参加校外进修活动，希望藉此提升个人实施价值观教育的专业知能，也需预先与校内其他教师调换上上课时间，这变相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进修的意愿自然大大降低。

师培以理论为主，使教师欠缺价值观教育之实践能力。不少研究发现，以实践为本且具持续性的教师专业学习社群有助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能。^[11]可是，教育局及学校主要以一次性讲座的形式为香港教师提供价值观教育培训。然而，这种培训方式以单向输入知识为主，欠缺互动，难以引发教师对相关教学理论或经验的反思。另外，一次性培训欠缺持续性及连贯性，教师未能持续且循序渐进地对相关教学理论产生反思，或思考如何在自己课堂内应用所学理论。另外，培训未能提供实践机会，让教师在教育现场应用所学理论。在欠缺“知行合一”的情况下，教师自然未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最终所学知识也未能协助他们有效地实施价值观教育。

培训针对性不够，使教师未能学以致用。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学习内容必须与实践互相结合，才能让教师深刻地掌握所学知识并由此反思教学成效。^[12]很多时候，教育局已尽量提供主题多元化的教师培训活动，以提升教师实施价值观教育的能力。可是，香港各级学校的情况及所录取学生的需要都极为不同，如学习表现较佳的学生需加强道德反思能力，学习表现较弱的学生则需加强道德认知能力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价值观教育专业进修活动及课程未必能照顾每所学校教师的真实教学需

要，最终导致培训成效有限。

由此可见，由于缺乏时间和空间，教师自然不愿参加价值观教育方面的进修，而培训过于理论化及欠针对性，亦使教师对进修价值观教育却步，最终影响到价值观教育之实施品质。

（五）教育生态不利于教师价值观教育开展

教研能力不仅反映教师的专业素养水平，而且更决定了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13]然而，香港教师工作繁忙，大多把教学和行政工作视为优先处理事项，自然无法抽出时间就价值观教育的教材教法进行实证性研究。另外，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各级学校都倾向采取“由上而下”的领导方式，而教师普遍被视为教育及学校政策的执行者而非教育创新者，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自然欠缺实施行动研究以探讨价值观教育之创新教材教法的动机。同时，香港教育现场亦欠缺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学界很少为教师提供学术发表的机会，纵使教师有创新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成果，也难以与广大教师分享，并得到不同人士的回馈，以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由此可见，繁忙的工作环境、教师角色的定型、缺乏深厚的教研文化氛围都使得价值观教育的教学研究未能大规模开展。

三、建构香港教师专业知能以施行价值观教育之机制创新

（一）建立以学校为本位的课程架构

教育局需协助学校管理人员制定价值观教育目标。学校中央课程目标具有指导性，只有设置具体且符合学校实际需要的价值观教育课程目标，校内教师才能按照目标设计课程及推动相关政策。因此，笔者建议教育局派出课程发展主任协助学校检视校内现行学生的德育问题，并按照调查及讨论结果订立全年德育主题及目标，以使各科教师能遵循全校形成共识的德育主题发展校本价值观教育课程。另外，学校也可将价值观教育目标融入学校周年发展计划之中，一方面可以引发全校教师的重视，并真正落实相关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让全校教师有法可依，即依据中央课程目标而落实相关教学工作，强化价值观教育在各学科及行政组别之落实

程度。当然，学校也可检视现行课程架构及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以明确各学科在推动价值观教育的不同角色，使价值观教育课程更具系统性。

（二）提供行政便利以鼓励教师协作

若要教师能学以致用，所学理论知识必须符合他们真实的教学需要。因此，笔者建议教育局及学校鼓励教师在校内成立专业学习社群，让他们能围绕共同关心的价值观教育主题进行探究。这不但能针对学校情况及教师真实需要，提升他们对学习的拥有感及认同感，而且更能切实解决他们在教育现场所面对的困难。另外，专业学习社群的方式多样化，诸如读书会、专题分享、教育研究、观课及议课等，可让社群成员按照共同学习的需要、目标及进程，选择适切的活动来开展价值观教育专业学习。如希望就共同关心的施行困难进行深入探讨，社群可透过读书会共同研习不同的文献资料；又如社群希望试行某品德情意教学理论，希望探究其对提升学生道德反思或实践能力之影响，可共同进行教育行动研究。而最重要的是，专业学习社群为不同教师搭建平台，打破昔日“单打独斗”的情况，让他们能共同合作，推动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提升学生真实的学习成效。

学校可成立价值观教育统筹委员会以减轻教师的行政工作负担。由于香港教师工作繁忙，所以他们未必有足够心力及力量推动价值观教育课程的改革。因此，建议学校成立价值观教育统筹委员会，为各学科及行政组进行分工，并制定推动目标及评估机制，协助相关学科及行政组别的领导人推动价值观教育的改革。另外，统筹委员会亦应分配适当的资源给相关学科及行政组别，以利他们能有充足的资源推动相关改革工作。

（三）为教师提供价值观教育的整全培训

教育局应培养教师具备“教育家精神”，强化他们对价值观教育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启智润心”是教师的重要使命，这是因为儿童及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他们塑造正确世界观、国家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重要时期，教师需透过精心的教学设计及用心栽培的过程，引导学生建构正确价值观，并能在不同的场景下做

出符合道德的决定。而最重要的是，教师须心系天下，为人类培育爱护国家及世界的人才，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应只以训练学生应试为教育目的，而应以为国家、世界培育德才兼备的栋梁为己任。教育局可透过不同方式，如工作坊、教育家精神宣讲会、教育课程等，唤起广大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以德育人，推动价值观教育的动机。

提倡跨学习领域为本的价值观教育，以改进现行课程之不足。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性，有些较强调实践性能力，有些则会较强调理论层面知识，而共通点都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态度及建构应有的品德情意能力为目标。如能实施以跨学科为本的价值观教育课程，不但能节省课时，避免不同学科重复相关的内容，而且更能发挥各学科的所长，使价值观教育兼备理论及实践。例如学校可以中文科为开端，教授学生有关孝道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论语·论孝篇》，让学生掌握实践孝道的态度及方法；之后再透过公民、经济与社会科，了解香港人口老化问题（独居长者、安老事务等），让学生掌握现今社会实践孝道的重要性；最后再由设计与科技科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学生透过设计辅助长者的科技用品，解决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以践行孝道精神。透过这样的安排，各学科可作有机连结，让教学过程从认知到情感共鸣，再到实践所学，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培养出相关的态度及精神，最终让学生做到“知行合一”，而教师也可从过程中掌握如何以跨学习领域模式推动价值观教育。

（四）优化研修模式以提升教师进修动机

提供研究公假将有效增加教师推动价值观教育之动机及动力。纵使教育局要求教师每三年要达到指定进修时数的要求，很多教师仍未能达标。事实上，教师是很喜欢学习新事物的，可是在身心灵疲惫的情况下，都没有时间进行学习以掌握教育新知。因此，建议教育局为教师提供进修公假，让他们就某个价值观教育理论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教师可制定研究计划，并向教育局申请最多一星期的公假，之后再回校实施相关研究计划。其中，进修

过程可以是多样化的,教师可选择在家自修课题、到内地或其他地区的大学进行访学、举办交流会等。只要活动能提升对价值观教育课程设计的理解,教师均可自由选择。相信通过这样的安排,必然能鼓励更多教师投入价值观教育的工作,并在这方面进行教育创新,最终使学生受益。

(五) 建构深厚的价值观教育教研文化

举办教研比赛以建构价值观教育教学研究文化。为鼓励更多教师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教学研究,从而向学界提供更多具体的施教示例,建议教育局可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价值观教育教学研究比赛,如教学设计、课程开发、创新教学、教材开发等,让教师都能拥有一个专业平台发挥所长并得到肯定。在完成比赛后,教育局可把参赛教师交来的教案及研究报告收录在论文集中,并向全港学校派发,以让各级学校互相参考教育研究成果,进而得到启发。而最重要的是,参赛教师在得到肯定和鼓励后,必然会加强教育创新的动机,使价值观教育的教学研究更加蓬勃,最终让价值观教育得到大力发展。

创设价值观教育课堂实践机会,推动相关课程发展。建议教育局可举行多种形式的全港性价值观教育公开课活动,让教师可藉公开课把所学理论实践出来,一方面可藉此提高授课老师的专业自信并向其优秀表现作出认受(展示课堂的教师可获嘉许奖状),另一方面也可让观课老师理解如何将所学应用在实际的教育现场之中。另外,学校也可举办校内的价值观教育公开课(授课教师可豁免是年的评鉴性观课,以增加教师参与公开课的动机),让校内教师互相观摩,并透过观课及议课的过程,提升施教者的教学设计能力。学校也可推荐教师参与学界的教学比赛,让他们从中演练价值观教育课堂的实施流程,并提升他们把教学理论融入实际课堂的能力,以此增加专业自信心,并愿意进一步推进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S].香港:香港

教育局,2021:10.

[2]李京伦.运动品德教育之探讨[J].运动知识学报,2021(18):81-91.

[3]陈延兴.日本与韩国中学品德教育课程之发展与启示[J].中等教育,2015,66(4):40-60.

[4]刘国兆.国民小学品德教育推动模式之研究:以台北市关渡小学为例[J].双溪教育论坛,2015(2):57-86.

[5]黄雅琦.从哲学思辨谈如何深化品德教育[J].鹅湖月刊,2020(546):58-63.

[6]李进.校本课程建设中的课程开发困境与路径[J].创新教育研究,2024,12(6):28-33.

[7]张存真,宋曜廷,邱皓政.教师协作在校长教学领导对教师自我效能影响的多层次中介效果研究:兼论教育阶段的调节效果[J].教育科学研究期刊,2022,67(4):35-72.

[8]张佳慧,代禧媛.学科德育的现实困境剖析与实践路径探索[J].教育进展,2025,15(1):103-108.

[9]杨文正,许秋璇.融入“大概念”的STEAM跨学科教研:模式构建与实践案例[J].远程教育杂志,2025,15(1):103-112.

[10]姚计海,张蒙.“双减”政策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机遇、问题与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94:41-49.

[11]尹弘飏,秦晗.教师专业学习社群研究:范式、旨趣与论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3):61-77.

[12]杨跃,罗仁杰.教师教育专业化视野中的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初探[J].教育科学,2023,39(6):66-72.

[13]刘义兵,陈静娇,巫娜.乡村教师教研能力发展的梯度与理路——基于生态化培养模式视角[J].教师教育学报,2022,9(5):47-55.

责任编辑 徐向阳